



裴山山



中國著名軍旅作家、全國人大代表

4月5日,我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外語中心李敏儒老師的辦公室認識了裴山山。這是一位典雅文靜的女作家,尤其她的兩個深深的酒窩,在她微笑的瞬間更讓人體會到中年女人的魅力。我們在一起2個多小時,東南西北聊天,總離不開談命運,裴山山的自信和謙虛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說她是一個幸福的人,她生活在快樂之中,有一份喜愛的職業,有一個體貼的丈夫和懂事的兒子。這是她第一次來美國,她很幸運能在充滿東方文化的州府大學學習工作三個月。我邀請她來克里夫蘭和伊利華報讀者見面,她十分爽快的答應了。

裴山山1958年出生,是浙江杭州人。1976年入伍,1979年考入四川師範大學中文系,1983年畢業。曾任部隊文化教員,文學刊物主編等。199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現為成都軍區一級創作員,是享受國務院津貼的專家。1978年起,她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至今已發表作品約300萬字左右。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我在天堂等你》、《到處都是寂寞的心》、《春草》;小說集《裴山山小說精選》、《白晝栗》、《落花時節》、《一路有樹》、《高原傳說》;散文集《女人心情》、《五月的樹》、《一個人的遠行》、《百分之百純棉》、《從往事門前走過》;長篇紀實散文《遙遠的天堂》(親歷五月),長篇傳記文學《隆達法師傳》、《從白衣天使到女將軍》,電影劇本《遙望查理拉》、《我的格桑梅朵》,電視劇本《女裝甲團長》、《走進趙雪芳》等。

裴山山是一位軍旅作家,又是全國人大代表,她的作品曾獲魯迅文學獎、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四川省第二、第三、第四屆文學獎、成都市政府金芙蓉文學獎、《小說月報》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屆、第十三屆百花獎,以及夏衍電影文學劇本獎等若干獎勵。並有部分作品被翻譯為英文、越文、日文和韓文。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委委員,四川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在來美之前,曾跟隨中國作家代表

團訪問過俄羅斯、日本。

我回家後一口氣讀完了她的自傳散文《一路有樹》,裴山山在她幼小的年齡就承受了磨難,當編輯的母親被打成右派,她被送到鄉下親戚家。但這個家庭突然遭難的懵懂女孩,卻在學習上遙遙領先,當兵後很快成為技術標兵,並且可以僅僅復習一個月就擠上大學的獨木橋,她還可以像個村婦一樣,挑着百十斤的擔子忽閃閃的自如行走,更可以獨自一人12次去西藏,走遍高原的軍營。裴山山學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因為她品學兼優,畢業後學校要留她,但她說她是從部隊來考大學的,當時化了很大力氣請求各級領導同意才出來的,現在學業完成應該聽從組織安排。裴山山到哪裡,她的工作態度都一樣:精益求精。

我不能在短短的2小時去瞭解裴山山,但從她的微笑中能感到她過着快樂幸福的生活。在她的作品里有一句話提醒着我:“人生是路,我們總在路上。你不能指望鮮花開道,但你可以企求一路有樹”。裴山山她對生活的態度是,真正的幸福是獲得心理滿足,而不在于得失多少。有一件事可以證明:她喜愛話劇,自己掏腰包買了一張880元的最貴戲票走進劇場,觀看著名話劇《雷雨》。可是當上海人藝將她的小說《我在天堂等你》改編成話劇時,她卻只象徵性地收了一元錢的版權費。裴山山說這表明我對話劇的一種態度。無論花高價買最貴的票,還是以最低的價買版權,裴山山看重的是精神享受。當然,也是裴山山對現今不太景氣的話劇藝術的一種支持。

“裴山山是一個勤奮的作家,又是一個性格溫和、善解人意、待人誠懇。與朋友相處,不管比她小還是比她大的,總像個大姐姐似的,替別人着想,朋友們都願意和她在一起”。裴山山現在暫住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系的謝老師家。謝老師這樣告訴我。我看著坐在一旁的裴山山,想著她說的話:寫作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事情,也不是我生活的唯一目的,人生中有太多的東西讓我們去體驗、去感受。忽然間我請裴山山談談她眼中的美國,她欣然答應。下面是她來到哥倫布20天時,所寫下的對哥倫布的感受。

春天來到哥倫布

裴山山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美國。國內的朋友說我一到美國,就進入了美國的中心。的確,俄亥俄州不僅在地理位置上居于美國中心,在歷史也是很重要的,從這里曾先後走出了7位美國總統。它還是發明家愛迪生的故鄉,飛機發明者萊特兄弟的故鄉,也是美國第一位環繞地球的太空人約翰·格倫的故鄉。人才輩出。我所訪問學習的俄亥俄州立大學,更是一所著名的大學,學生的數量和校園佔地面積都可稱為美國大學之最。所以,能來到這里生活工作三個月,我真的很榮幸。

正值春天,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大地的變化,草地一天天泛綠,花朵一天天鮮艷,樹林一天天豐盈。我們每天去學校要經過的那片樹林,眼看著從褐色變成了綠色。我喜歡這樣的季節變化,感覺離自然特別近。我生活的地方在中國成都,雖然也是一個美麗的城市,但因為人口衆多,每天都處於喧鬧之中,春天到來時,賞花的人常常比花還多。相比之下,哥倫布是如此安寧,聽不到一點兒喧鬧,只能聽到風聲和鳥鳴,甚至能聽見春天的腳步。每每沐浴著春風行走在原野上時,我都感到特別愜意,恨不能張開雙臂將整個春天擁抱在懷里。

但是我想說,最能讓我感受到春意的,還是這里的人。雖然只有半個月時間,我對此已經有了很

深的感受。無論是當地的美國人,還是已經在這里生活了很長時間的華人,只要與他們相遇,他們都會給我親切的微笑和最善意的問候。在學校,在商場,甚至在路上,一張張陌生的卻是親切的笑臉,讓我這個初來乍到的人消除了拘謹和不安,還讓我在很短的時間里愛上哥倫布。

在OSU校園里,青春年少的學生們,也如春風般充滿活力。與他們的溝通交流,讓我感受到文化差異的同時,更多地感受到了相通,那就是人類所共同擁有的感情,如羅素所說,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探索和對人類苦難的難以忍受的憐憫。我相信這樣的共同感情,會讓我們存異而求同,一起度過愉快的時光。

春天來到哥倫布,春天的哥倫布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



裴山山的部分出版及影視作品

綠裝巾幗書神筆 紅燈才女秀奇夢

就這兩個星期,我遇見了兩位來自中國但都是第一次到美國的朋友。一位是享譽盛名的作家裴山山,另一位是女演員,來美國克里夫蘭參加國際電影節的Vivid Wang。她們都是女性,雖然性格各不相同,卻有個共同點:都選擇了自己喜愛的生活。

文:浦瑛

伊利華報



3月27日是我第一次見Vivid Wang,在Cleveland Women Association Gala上。Vivid Wang是來參加我們克里夫蘭第35屆電影節的。她在澳大利亞導演Sam Voutas執導的中澳合作電影《紅燈夢》(Red Light Revolution)中擔任女主角。當晚中文學校藝術團湯吟(湯年發的大女兒)把Vivid Wang帶來並介紹給大家認識,Vivid Wang用英文向大家問好並希望大家去看她主演的電影。Vivid Wang的英文說得很標準,而且她落落大方、自然的談吐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影響,我當晚就對她說我會去看她主演的《紅燈夢》。

Vivid Wang在《紅燈夢》里扮演莉莉,她和一位剛下崗老婆婆又出走的小伙子順子在減肥公司當促銷員時結識。順子為了賺錢並證明自己不是一個生活的失敗者,頂著各種壓力及偏見,破釜沉舟,在一條傳統的北京衚衕里,一間舊屋,那屋是莉莉奶奶空閒的舊屋,兩人一起開起了一家成人保健商店。這家小店的出現,不但改變了他的生活,也改變了整個小區居民的生活,影片是一部喜劇片。Vivid Wang自己從未收到過任何專業電影學院的培訓,但她在影片里表演真實自如,彷彿她就是影片中的莉莉。

Vivid Wang出生上海,我也來自那里,見到老鄉總有一份親情。我約了幾位好朋友在3月30日晚上請Vivid Wang在麗華酒家吃飯,沒有想到當晚下起克里夫蘭這個冬天的最後一場大雪,最後只有Johnny Wu和湯吟全家來到,那晚寒冬大雪,但新老朋友相聚還是聊的非常盡興。

Vivid說:“我第一次拍戲很緊張,心里沒有底,好在觀眾沒有發現這一點。當時只是告訴自己沒有技巧就要真實,告訴自己我就是莉莉。拍戲時我告訴片場的其他工作人員就叫我莉莉。”

我對《紅燈夢》拍攝的過程很好奇,很想知道一個外國人是如何和中國劇組合作的。

Vivid告訴我說:“我們整個電影拍了近一個月。地點上選北京衕衕里拍攝為主。這個團隊包括群眾演員差不多有近七八十人。由於時間上相當緊張,我差不多有連續幾天的時間是早上5點出門凌晨2點多回家。可是我盡然是一路上哼着歌來回的。那時我確認我在做自己愛做的事情。我們的導演也是這部電影的劇作,澳大利亞人有在中國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加上我們的製片人,是加拿大中國混血兒,所以電影中的對白可以準確的拿捏到西方和中國觀眾的笑點和看點。11月底要拍初秋鏡頭,我又是寒性體質,冷就不用說了,另外要學說北京話,不過我想我沒有做到。演順子的趙駿當時還要跑醫院,回到片場後繼續逗大家開心。導演Sam一個月內瘦掉快10斤,可見壓力不小。不過最後就像Sam自己說的,過程雖然艱難但是結果還是比較令人滿意的。”你有中文名嗎?

Vivid說“哈哈,當然有了,小名婷婷。後來到了北京大家建議把我的Vivid音譯過來,我就選了兩個字,為術。”

Vivid Wang出生在八十年代上海的一家中產家庭,母親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上海女人,父親祖籍遼寧大連。雖然Vivid是獨生女兒,但父母沒有嬌生慣養她,從小她就在母親的教育下,學習過手風琴,電子琴,繪畫書法,照她自己說,她學什么都非常快。有一位小提琴老師看中她的聰明,對她的父母說孩子有天生的音樂細胞,他免費教拉小提琴,想看到未來的Vivid會是一台小提琴手。這是伯樂看中了千里馬。

Vivid說:“一開始我對小提琴很感興趣,但是我的媽媽對我逼得太緊,我每天除了練琴還是練琴。開始上學後我還要練琴後再做功課,周末放假我要練8個小時左右。媽媽總是說她很懶不成鋼。我喜歡教我拉琴的朱老師,他總是陶醉在音樂里,與朱老師一起練琴還是很開心的。但是我討厭獨自練琴,顯然當時的我無力改變被安排的一切,後來媽媽用刻薄的話來刺激我也不再管用了,我變得有些麻木。後來我父母決定送我獨自出國唸書,我就再也沒有碰過小提琴。

Vivid Wang到了歐洲,中學大學先後在瑞士的國際學校讀過英語、德語和酒店管理,最後在西班牙定居下來。她剛到巴塞羅那時連西班牙語字母表都不會念,每天跑去上西班牙語課外還在當時剛剛出版發行的華人報紙《僑聲報》做編輯記者,Vivid說她很喜歡那段時光。

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自Vivid Wang在西班牙定居下來後第一次去中國北京,當時在北京結識的第一個朋友就是後來《紅燈夢》的casting director陶陽陽,一個思維敏捷,愛笑,歌聲美妙的南昌女孩

Vivid Wang是一個聰明又有個性的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她有一顆非常執著的心。要拍《紅燈夢》時父母不支持她走演

員這條路,在父母眼里自己的女兒應該是音樂家或是翻譯。

Vivid說:“父母都愛自己的孩子,愛是初衷,結果卻不一定是善的。在父母眼里我孝而不順,那是因為我總是想證明給他們看他們錯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意識到我的這種叛逆其實是他們早年管教時結下的果實。我不想傷害他們,他們是在這個世界上最不願意看到受傷害的人。可是我卻總讓他們傷心。”

可以看到出來在Vivid Wang的心里父母是她的精神支柱,雖然她和她的父母親思想上不一致,但每一次離開父母親,她都會流淚。

Vivid繼續說:“父母一輩人對生活幸福和事業成功有自己的標準,我對幸福的定義是,幸福是感受,一個完全個人的感受,旁人無從幫你體會。物質可以讓你的幸福感加分,但是前提是你是否需要,否則就是累贅。同樣我對成功的定義也很簡單,就是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做到。不是所有的成功都伴隨著鮮花和掌聲。再說回到我的父母,在他們眼里我就是既不幸福又不成功的女兒。”

在3月31日,Vivid Wang去了紐約,聽說在NYC碰到了新的劇本?

Vivid說:“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就去試鏡瞭,然後就收到了整個劇本,讀下來非常喜歡里面的內容,故事大概講的是在紐約曼哈頓被美國夫婦收養的非孤兒的遭遇,很悲慘但又充滿希望。據說導演劇本中的一個角色原由在美國好萊塢很有影響的華裔演員Joan Chen 陳衝出演,但是很遺憾最後Joan Chen無法接拍。我覺得壓力很大,另外人物和我在年齡上有較大的差距,目前還在談劇本的事。”

我和Vivid Wang也是這麼偶然認識,我也把握了機會,我把她當我的姐姐,並寫下了第一次到美國第一次到Cleveland的感受。

湯吟是我在美國第一個見到的Chinese American,她和她的男朋友和另一好友在Cleveland機場接我,那天天氣不好,飛機延時,不知道讓他們等了幾個小時,我很抱歉。

我是第一次來美國,奇怪的是好像這里的事物對我而言一點兒也不陌生。我想我一定是美國電影看的太多了。

我特別喜歡Yin全家住的Solon鎮,麻雀雖小,但是五臟俱全。Yin的是移民,在中國教育的背景下來到美下自己的天地。Yin還有一個妹妹湯一個弟弟湯華,他們3個性格完全不是如此相愛。這個家庭他們讓我想puzzle 拼圖,每一塊都不相同,但是這幅拼圖就不完整。

我去麗華參加Women Association Gala的當晚,就是第一次認識您浦瑛姐。那天晚上看到一些節目和生活在美國的華人,當時的一切讓我想到80年代的中國。倒不是說這個團體的倒退,其實世界上任何國家的Chinatown都很相似,缺少對真正中國面貌的認識和融合,但是仍然保留著一些中國特色 and 質樸的內容和感情。有趣的是最近在網上看到一些視頻,完全是從美國媒體的視角去看中國,我的確有一些新的體會和認識,但是美國和中國是那麼不同,很多事情不是對和錯那麼簡單,就像說自由,誰能真正說自己是完全自由的?

我很喜歡很喜歡在Cleveland認識的新朋友,因為我們相識的基礎很單純,所以可以無所顧慮暢所欲言,另外相同的語言可以讓我們走得更近。

我要特別感謝湯吟和他們全家給我住在Cleveland的這段日子提供住所和對我的照顧。還有結識的新朋友Deborah Yue, Lisa Wong and Johnny Wu。

Vivid Wang我前次見了她二次,她在我的腦海里就像《紅燈夢》里的莉莉,碰到困難還能聽到她快樂的笑聲。而另外一個現實的Vivid Wang一個中國女孩自小在歐洲學習生活又跑到中國拍電影,而現在這部電影又把帶到美國各個大小的電影節,我相信她的勇氣和她一路既往對自己理想的追求和對生活的熱愛,她一定會走好她腳下的路。我更心祝福她前途光明。



和朋友們在克利夫蘭麗華酒家



和朋友們在克利夫蘭國際電影節